一生守望的那担皮箩

志在飞

“门前青山坡连坡，我送红军出山窝。阿哥教我闹革命，似海恩情记几多。阿哥负伤伤脚上，伤痛痛在我心窝……收下这担小皮箩，看见皮箩就想起我阿哥。”

在通道转兵纪念馆的角落里，静静陈列着一担皮箩。岁月的痕迹在它身上留下了几分斑驳，但那油光发亮的外表，仍透着一种质朴而温暖的气息。这担皮箩，是红军战士邱显达亲手编织的，它承载着一段跨越90年的执着与守望，诉说着侗乡人民对红军的深情与眷恋。

那是1934年的冬天，在通道的山区，寒风裹挟着雨雪，肆意地席卷着流源村。12岁的杨昌彬和父亲正在昏黄的灯光下忙碌着。突然，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打破了夜的宁静。门被轻轻推开，一个头戴五角星军帽、衣衫褴褛、满身伤痕的年轻人跌跌撞撞地闯了进来，有气无力地乞求道：“老乡，能不能讨碗饭吃？”话音未落，他便昏倒在地。

邱显达，一个22岁的江西瑞金青年。他的右小腿血肉模糊，伤口溃烂生蛆，散发着令人窒息的恶臭。杨昌彬和父亲毫不犹豫地收留了邱显达，将他藏在家中。为了不被国民党官兵发现，父子俩每天偷偷上山采药，为他清洗伤口、敷药疗伤。那段时间，杨昌彬常常捂着鼻子，用颤抖的右手为邱显达抠出蛆虫，挤出脓水……他们从未有过一丝抱怨。

在养伤的日子里，邱显达和杨昌彬以“阿哥”“阿弟”相称。他常常给杨昌彬讲打土豪分田地的故事，讲共产党带领穷人闹革命的壮举。那些故事像火种一样，点燃了杨昌彬心中的希望，让他记住了红军，记住了共产党。

两个多月后，邱显达的伤口渐渐愈合。他紧紧握住杨昌彬父子的手，深情地说：“谢谢你们的救命之恩。我是一名红军战士，一名共产党员。我的伤好了，要去追赶大部队了。我原来是个篾匠，就编一担皮箩报答你们吧。”于是，他上山砍来楠竹，夜以继日地编织。一个星期后，一担精美的皮箩呈现在杨昌彬父子面前。

离别的日子终于来临。在村口那棵老树下，邱显达给杨昌彬父子连磕了三个响头，哽咽着说：“等革命胜利了，我一定回来看你们。”

杨昌彬父子留不住邱显达，赶紧将他扶起来。杨昌彬便从家里拿了几个红薯给邱显达在路上充饥，将他送出村，送到贵州黎平方向的山路上。站在山坡上，杨昌彬望着红军阿哥邱显达远去的背影，流着眼泪大声喊道：“阿哥，你一定要回来！”然而，这一别竟是永别。邱显达再也没有回来，也许他早已牺牲在长征的漫漫长路上。

杨昌彬一生守望着这担皮箩。岁月如梭，杨昌彬从懵懂少年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人。岁月在他脸上刻下了深深的皱纹，却从未磨灭他对红军阿哥的思念。

杨昌彬珍藏着这担皮箩。曾经，有文物贩子出高价收购，他坚决不卖。2010年2月，通道转兵纪念馆征集文物，杨昌彬主动将这担皮箩和邱显达盖过的被子捐赠出来，成为红军与百姓深情的见证。他说：“留住皮箩，就留住了红军精神，留住了侗乡人民对红军的热爱和对共产党的拥护。”

如今，流源村已成为红色故事浓郁的美丽乡村，成了干部群众红色教育的打卡地，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。而“一担皮箩”的故事，也被当地百姓编成歌曲，在村子里传唱。

信念的远征
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
长沙市委党史研究室 协办

艾玛专栏

堂吉诃德与曾御史的英雄浪漫主义



名家档案

艾玛，湖南澧县人，法学博士，现居青岛。出版小说集《白耳夜鹭》《白日梦》《北方，或者南方》《序曲》《浮生记》《路过是何人》，长篇小说《四季录》（再版名《漫长的正义》）、《观相山》。获第九届鲁迅文学奖，泰山文艺奖，蒲松龄短篇小说奖，汪曾祺文学奖，上海首届短篇小说双年奖，高晓声文学奖，春风榜女性作品奖等。



AI漫画/何朝霞

《金瓶梅》与《堂吉诃德》成书时间相近，后者写一个心怀旧梦的人，以一套早已失效的准则去冲撞坚硬的现实。《金瓶梅》虽说是世情小说，但内里也藏着一个堂吉诃德式的人物。

隐而不宣，是《金瓶梅》（本文以梦梅馆校本为准）写作技巧上的一大特色。《金瓶梅》常常于故事中藏故事，以“藏”寄深意，恰如张竹坡所说“千曲万折不露一线”，令阅读者回味无穷。

《金瓶梅》第四十八回，描写了一个叫曾孝序的巡按御史。关于其身世，书中只一句：“曾巡史乃都御史曾布之子。”只这一句，就启发了后来诸多学者对《金瓶梅》作者的推测。不过，笔者认为兰陵笑笑生到底是何人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如何去阅读这本传世奇书。对宋史稍有了解的人，由“曾布”会生出无限遐想。《宋史》将曾布写入了“奸臣传”。曾布乃“南丰七曾”之一，是王安石变法的得力助手。隔了两个朝代之后，同为改革派的梁启超曾为曾布喊冤：“曾子宣者，乃千古骨鲠之士……子宣之冤，乃万古如长夜。”——可以说是历史上有文字可考的对曾布的最高评价，任公先生称得上是曾布少有的知音。曾布不曾做过都御史，但《金瓶梅》原本托“宋”道“明”，因而将“翰林学士曾布”“户部尚书曾布”“丞相曾布”托为“都御史曾布”，亦不妨碍读者理解到底是哪个曾布了。曾布之妻魏玩，是宋时与李清照齐名的才女，著有《魏夫人集》，词多散失，留世不过十多首。魏夫人文字中除了“我恨你，我忆你，你争知”之类的儿女情长，也有“英雄本学万人敌，何用屑屑悲红妆”这样的豪迈气。曾布有十子，其中有四子是魏玩所生。曾布十子中唯一史上留名的是第四子，即被人誉为“米不米、苏不苏”的尚意派大书法家曾纡。曾纡只做过大中大夫，曾布其余儿子中也无人出任过山东巡按。作者为曾布虚构一个巡按御史的儿子，显然是另有意图的。

《金瓶梅》四十七回讲了一个恶仆谋财弑主的故事。恶仆苗青，在陪主人苗员外（非赠西门庆歌童之苗员外）赴开封府的途中，伙同船家，将苗员外杀害，并将另一仆人安童击入水中。安童幸得不死，后才有机会为主人四处伸冤。凶案发生地为“徐州洪”，洪即石阻水流之意，指水流湍急的险恶之地。苏轼曾做过两首《百步洪》，因而徐州洪又名“百步洪”，位于江苏省徐州市。苗员外带着家仆苗青、安童，行舟到了徐州洪，“但见一派水光，十分险恶”，当夜泊船陕湾，惨案发生。苗员外被砍死，尸首被推入河中。安童被洪上一渔翁救得，后随此翁打鱼为生。没多久，卖鱼的安童撞见贼船夫陈三、翁八穿着苗员外的衣服在船上饮酒，由此安童开始了漫长的告状缉凶之路。先是告到巡河周守备处，此人负责运河徐州段的水上治安。周守备嫌没赃证，不接状子。安童于是又告到西门庆同事夏提刑那里，夏提刑批了状子，拿住了陈三、翁八。而苗青因贿赂了西门庆、夏提刑，一直逍遥法外。苗员外有一亲戚是开封府通判，对官场比较了解，于是告诉安童去巡按山东察院告状，因为巡按御史曾孝序是个“极清廉正气的官”。第四十八回“曾御史参劾提刑官，蔡太师奏行七件事”中，写安童到了山东，辗转到巡按大人彼时正驻的东昌府察院，目睹了曾大人敞开大门、广纳四方状客的壮举。书中写道：“听得里面云板响，开了大门、二门，曾御史坐厅。头面牌出来，大书：告亲王、皇亲、驸马、势豪之家；第二面牌出来，告都、布、按并军卫有司官吏。”第三面牌，才是百姓户婚田土之争的小官司，也就是普通民事案件。



这头二牌，可见曾御史确实是要打虎的，很有些英雄浪漫主义的气概。就像塞万提斯笔下那个一心想匡护正义，却又不了解现实、满脑子都是幻想的莽士堂吉诃德，曾御史差不多也是在进行一场长矛与风车的战争，结局可想而知。曾布当年积极参与的那场由王安石发起的变革，他们也打出过这样气势咄咄的二牌，一面牌是“方田均税”，另一是“青苗法”。改革派打出头二牌，意图增加国家财政收入，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现象，矛头直指官僚、豪绅等特权阶层的利益，因而从一开始就遭到了既得利益集团的激烈反对。曾巡按这头二牌明着看上去还是在写打官司。曾御史的头二面牌出来时，那安童只是等在门外，到第三面牌，才将状纸、书信随牌递了进去。这个细节颇耐人寻味，而故事的结局就更耐人寻味。曾御史看了安童的状纸，于是奏本参劾夏提刑与西门庆。这两人听到风声，连忙备了厚礼，求助于太师府。结果，只是太师府的一管家出面，就为西门庆与夏提刑轻松化解了这一场天大的危机。管家说：“我这里差人拿了我的帖儿，吩咐兵部余尚书把他的本只不上覆，叫老爷阁中批他个‘该部知道’……敢情一些事儿没有。”太师府一个管家的帖子，就可以传情达意到正二品的兵部尚书！果然，夏提刑与西门庆“一些事儿没有”。这“该部知道”就像一出化骨绵掌，将曾御史的一腔正气、一腔豪气加一腔怒气都化于无形。

《金瓶梅》中曾御史被蔡京陷害一节，也符合《宋史》所载。《金瓶梅》通过对“曾御史”这一人物的塑造，表达了一种独立的不随众流的史观。就像我们看到堂吉诃德的可悲可叹之处时，也会更多地看到他的可敬可歌之处，兰陵笑笑生对宋朝改革派的看法也应如是。因此，不管兰陵笑笑生到底是何人，他至少会是一个因身处乱亡之际对现实有清醒的认识，又对革新图存抱有期待的人。

半篙秋水山枣洲

李海燕

一湾澄澈，半篙秋水，山枣洲安静地躺在浏阳河的臂弯里。

这里是浏阳河向北入江背的第一个湾附近，裹满泥沙和落叶的河水，顺着河道缓缓流淌。落叶始终浮在水面，远处或者更远处是它的归宿，而泥沙如同找到归宿的孩子，在河心处渐渐沉淀，便有了二百八十余亩的山枣洲，如同一粒枣核遗落在河中央。

深秋时节，水瘦清亮，一眼似乎可以看到河床，很近又很远。浅水处，最机灵的是河虾，足须轻颤，静如石子，可一眨眼，便弓背弹射，突然消失。越界过来的田螺，也想尝一尝浏阳河秋水的味道，在河底，用柔软的腹足缓缓地爬行，每一步都透着从容和稳重。

进山枣洲，没有桥，没有专门的码头，只有一条木船。船桨和船身都带着瓦屋的深灰色，撑船的竹篙却是青绿色，底部带着铮亮的钢篙头。快节奏内卷的时代，撑一支长篙过河便是最奢侈的仪式。

两脚微微叉开，两手一上一下握住竹篙，斜斜地向后插入河底，用力一撑，船破开水面，丝滑地离开岸边。再次提起竹篙，秋水滴落成线，河水漾起一圈一圈的涟漪，缓缓推向两岸。河底的水草，油油的，在涟漪里招摇，似乎漫向更远处。岸边的树，伸出的枝丫，都模糊在一湾秋水里。远处的几只野鸭子，时而将头扎进水里，又从几米开外探出身子，甩一甩身上的水珠，嘎嘎地坏笑着。此时船慢，水流也慢，或许就是在这样的渡口，让自己对着半篙秋水静静地驻足，心也跟着慢起来。

洲上没有现成的路，草也是乱长的，高的高，矮的矮，枯萎了自己倒伏，踩倒一片草地，路也就出来了。狗尾巴草奋拉着毛茸茸的头，每一根草刺泛着透明的光。骨皮树从石头缝里伸展，歪着脖子，听着河流漫过浅滩的低语。“三分秋色一分芦”，芦苇的花絮低垂着，或许用梳子梳理过，风一来，银白的芦花突然散开，飞絮点点，心境也会染上一丝苍茫，求而不得的遗憾才会惹人无限思量。苍耳结着纺锤形果子，布满了倒钩，没有风的托举，静静地等待路人甲或乙，粘在裤腿上，给它一次远行的契机。翠鸟一起一伏之间，已经像闪电一样穿过了。麻雀总是不歇气，在叽叽喳喳商量着什么，还有不知名的鸟儿长一声短一声的，破音了，完全没有城市里的矜持。万物都顺着自己的节奏，不慌不忙，没有纷争和惊扰。

洲上到处是橘子、橙子，连呼吸里都带着甜味。橙红的果实或探出半个头，或站到树尖，灯笼似的，照亮着你曾经走过的沟沟坎坎。你也可以随手一揪，剥开，指尖划过橘子皮，汁水四溢的那一刻，舌尖就会分泌出一种秋阳过滤后的蜜甜，在舌根处轻轻流淌。圆滚滚的板栗，披着带刺的盔甲，潜伏在绿叶之中，按照自己的节奏，一点也不急。农人也不急，等板栗裂开落地时，带上一个夹子，连皮带肉都夹进筐内，放上几天，脚轻轻一踩，棕褐色坚硬的外壳，短短的白色茸毛的板栗，才会有爽脆清甜，满口的清香。

有人说：“当人全身心奔赴旷野，便会钟情于山石、溪流与繁华，心底生出绵长的温情，用来宽慰长久紧绷的自己。”当你全身心接近山野的时候，也是最接近自己的时候，会衍生出与生命赛跑的力量。

洲上从不缺烟火气，易家三兄弟守在洲心。

鸭子和鸡歪着头看到我们来了，撒腿就往远处的鸡笼跑。大鹅撅着滚圆的屁股，伸长脖子，一边迎向我们，一边嘎嘎地叫唤，似乎不怕陌生人的闯入。院子前面的菜园子，一垄一垄翠生生的绿，透着油亮和温润，那是深秋给予的印记。扯出的萝卜带着沙土，切开一看，汁水闪亮闪亮地往外渗，嚼上一片，嘎嘣嘎嘣地脆爽甘甜，那是霜降后，经历寒冷和压力，才会有的独特味道。

柴火锯成段，整齐地码在墙边，做饭的时候，灶头塞进去几根，噼噼啪啪的火星子炸裂。围着围裙的易家女人，手持的锅铲带着猪肉的鲜香、青菜的甜香、焙鱼的酸香，还有一屋子的锅气，喉咙里都要伸出舌头了。而屋顶的炊烟，绵延悠长，飘过大哥、二哥、满弟的屋檐，顺着风又飘到黄昏的渡口，水在渡口悠悠，烟在水中缱绻，一缕青烟静，半篙秋水长。

史铁生说：“那路途中的一切，有些永久驻进我的心魂，雕琢我，塑造我，锤炼我，融入我而成为我。”我习惯把看过的风景放在心底，或许我就是那灵动的河虾、从容的田螺，或许还是那天空飞过的鸟儿、地上自由生长的树木，又或许是那一支长篙，渡人，也在渡己。

忆乡愁 看振兴
第五届乡村振兴主题征文
邮箱：cswbsyb@163.com
主办
长沙市农业农村局 长沙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长沙晚报社

责编/张辉东
美编/何朝霞
校读/刘 芳

“讲文明 树新风”公益广告
文明健康 有你有我

一菜一筷 一汤一勺
健康·卫生·文明






中共长沙市委宣传部
长沙市文明办
宣